

孟塗文集

掃葉山房
精印

孟塗文集卷五

桐城劉開方來

與朱魯岑書

余求友於天下以輔吾學後以得交足下為喜蓋聖人之道廢而晦文離而潰決者千數百年矣吾學焉而未有得知焉而未能行非沈靜而有明識者不足與於斯也夫其或者使吾得助於子乎夫自仲尼歿後眾說紛起皆各具一端之善繼而漸失其真至孟子出而正之黜邪祛偽故孟氏為之綱荀卿為之紀而先王之道義以明遭秦火後六藝幾於廢絕漢興賈太傅明於道術通於世變於是儒學漸興董仲舒酌其要歸劉子政拾其遺緒鄭康成闡經學於兩漢之末王仲淹振禮教於五季之餘是時佛已盛行韓退之乃排異端以伸正學迄於有宋程朱崛起然後會微言於千載之上精理內析大義外昭斯固宋賢之功亦累世申明其義愈推愈精積漸以致此也故自宋以前諸儒之論道義雖不及程朱之密然其裨於天下後世者甚大未可以此而遂輕彼也夫先河而後海古之通義也元明以來程朱之書著為功令士遵一說罔敢他議其學之顯為異同者益有三焉其流派之變為俗學者益有二焉人才盛衰於是乎定學問臧否於是乎分不可不知也曹月川與薛文清為明儒之冠世皆以主敬窮理為宗矣陽明苦其拘也乃創立良知之旨以曉天下強經傳傳以附己說以靜悟為主以簡易為功以博文強記為多事舍中正平實而欲進於自然高明其言性也欲過於孟子其言理也

多雜於釋氏然其氣節功業振動一世士多趨之始猶未盛行其後徒當國天下於是乎競為心學援彼禪宗入我儒術則陽明為之也李瑋學於顏習齋習齋之說先以躬耕養親為本次習道藝以備天下之用自以為孔子之學而詆程朱為非於是李瑋尊之王崑繩悅之然習齋之行不愧古人習齋之道有裨實用其功太刻苦而不堪也其言雖異致而實與程朱無二也李瑋強為判別妄為排擊欲抑程朱而伸師說用意既過見亦左焉則習齋倡之也自明季及乎國初學病空疎士漸舍宋而趨漢矣由是顧炎武尊康成而不及宋儒閻若璩論程朱而不敢譏議朱藝尊則微辭竊詆以揚其波毛奇齡則肆言力攻以煽其焰而當是時前有李文貞後有方望溪皆力主宋學不尚奇博風氣未能盡變也及戴震東原氏出以淵雅之識負宏通之譽又承天下厥故喜新之後於是考糾諸經精小學明度數證前代之遺制力亦勤矣然其學則博其言則偏以躬行為不足尚以程朱為不足法而司風化者又羽翼之士於是乎外行而內文先利而後義能博而不能通學則不切於身用則無關於國風氣之患及乎朝野中乎人心則東原成之也是三君子者信有失矣而恪遵宋賢者其流或變為俗學焉是非程朱之咎也學之者之過也夫所貴乎程朱者謂其理得而言當也傳注之後變而為講章則非宋儒之舊也自蔡虛齋陸清獻以下未之能免也論著之後變而為語錄則非立言之體也自顧文端胡敬齋以下未之能除也謂斯二者不足病諸君子則可矣謂非其學之失不可也謂諸君子持論之正立言之謹循之而無弊不至如姚江之決裂人亦信之矣謂其識見卓絕能發前

賢之覆則吾不知也夫自程朱之後曹月川薛文清之徒其流派若此陽明習齋之徒其異派若彼異者非矣而其中有是不可奪也同者是矣而其中有非不可安也吾子請擇於斯將從其異而是者乎亦從其同而非者乎抑不論同異而但取其是乎其或置諸子同異是非於不論而但以程朱之行爲法乎抑或上溯荀卿及漢唐諸儒以觀彼得力之所自乎不然則將專求之六經以折衷於聖人執其本以量其末天下之大事物之衡可坐而定也夫孔子既歿聖道之傳與時爲廢興因人爲明晦或支離以蔓其辭或潰決以破其義是以得於文者多得於理者寡知其跡者多會其義者寡守其常者多識其變者寡故惟好學深思見卓而心平者爲能析其精而參其微也吾子沉靜而有明識其亦當致力否乎且言考證者急漢宋之分言義理者爭朱陸之辨於此有人焉負豪傑之才躬聖賢之學和同於朱子陸子之說以善其用是亦可謂難矣是孫徵君奇逢之所以爲儒宗也吾惜其言鮮發明而甚慕其爲人子亦有意願學之乎天下諸友既散處不可見喜吾子在里而勤於道也故厯陳學術之異同得失及風氣之所以變者貽焉願吾子勉爲之兼以輔吾之不逮也

與姚幼樵孝廉書

開白幼樵足下自奉教命過蒙見推矜許之辭溢乎情實非僕之多能乃足下之好善也自古丈人賢士同時罕能相服班固之與傅毅才相若也而固之輕詆毅者矜其能也至王粲之與鄭元術不同也而粲之必難元者嫉其名也袁盎之與家令蘇軾之與伊川皆君子也而其始

之交惡者性不近故異世則或相慕並世則必相非賤近貴遠人之恒情因之以得失加之以愛憎不可改矣今足下負絕人之姿過自貶損以輸誠鄙人一除末世高己卑人之習此誠今昔所難得者自顧闇陋無能仰裨高明謹陳所得俟吾子自擇焉子之所以稱僕者非苟為譽也亦將有以取之也僕之不見棄於君子者非有殊能絕技也又非僕言語智術足以動衆也直以阨窮未遇志鬱而不揚道屈而不光無以洩奇騁怪遂并其平昔悲憤抑塞之思磅礴兀畧之氣激說放恣之狀所謂橫溢四出不可一世者盡發之於文章足下從事於斯者有年才不謂不高識不謂不堅力不謂不厚所望底於成者其要曰專夫專非囿於一家之謂也博求之以觀其美擇取之以會其全約守之以致其力求之不博無以盡諸家之長也取之不擇無以萃衆善之精也守之不約無以成獨擅之美也守之約為之力窮日夜之勞孜孜不倦如是其可謂專乎未也唯好乃成唯一乃精棄紛華薄嗜慾謝塵霧盡屏去當前之所營目不兩視則明耳不兩聽則聰心不並用則神循習之久變化自生羿之所以善射秋之所以善奕皆出於此故吾近日之於文也不苟同不矯異無富貴利祿之在吾心非故為薄之也無寒暑燥濕之在吾身非故為忘之也無往來酬酢之在吾目非故為遠之也吾出乎自然而不自知焉當其屬思得意舉天下之物不足勝吾心之好畢生所急不能奪一日之功吾所得力於專者如此至於學之成與否未敢知也今足下之用力亦篤矣然才大者涉獵必廣情多者嗜好必紛幸祈有以自節以專其志然足下與僕居則同里生則並時未始不自表其能也未始遽忘乎

名也未必其性之果相近也然而虛衷屈己不以其所長者沒人之能其過古賢士丈人遠矣且足下以絕人之資過推閭陋里中聞之得毋訛予有服善之公而無知人之明乎漸寒惟力學自愛為望

與倪穎符書

余所遭極人世至難之境每發憤太息而悄然以悲及讀書至原憲安於窮巷曾子室不舉火歌聲出乎金石又不能不肅然以起也曰嗟乎士之懷才負異不克早自振者豈惟一世然耶古之人有先我而受其困者矣夫不能與古賢同其困者亦必不能與之共其榮今者之失安知不為異日之得耶今者之屈安知不為異日之伸耶吾與子當求其所以自立而已夫遇合無常而趨向有定故挾持者事業之本志節者操行之表氣識者立名之符願足下勵厥學行勿以俗情困志蛟產於深山其精未出土人得掘而食之及其挾風濤走江河推山轉石雖萬眾之勇莫之禦也然當其時之未至而蚍蜉之鳴其側而躍其前者不知凡幾矣夫惟冥然無覺不稍見其智力至使人欲取以食而不與較故能保其精氣蓄其神奇以致雷雨而置身於滄海碧虛之際然則士之懷才負異而困於遇者視彼倖得之榮既無歆羨之足云又何憤懣之有哉

與陳燮樓書

修德而有獲於躬者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其志意慷慨才識魁傑卓然軼乎流俗則吾黨之士

亦多有之蓋鴻鵠恥與燕雀為羣騏驎不與罷驢同駟故諸子各以自負其奇然局於此而已矣未足語道德之淵微也未足語賢聖之極致也未足以論變化之機究天人之奧也是志之不逮而業之不專也非唯其境之足為累也爰樓幼負異質博涉百家治經必探其微論史必抉其要文辭其末事耳亦能個儻橫肆卓犖不羣有古人之遺美焉然秉性簡傲多否而少可是不諧世俗世俗皆非且笑之而君意氣自若獨與余雅相愛重余扈游天下不遇者有年矣君不以為拙而顧以為賢余有所作必出以示君君或規所不及余既服其識且嘉其直諒故寄托之懷俯仰之娛語言之樂必與君共之昔晉許元度在都劉真長十詣焉當時以為密余既獲交於君每與言論不自覺其暱近而君猶落落如故不一加親豈所謂君子之交者即嘗試以叩君君俯笑不言且自若也嗟乎以君與余相得之深而猶若是此余所以益敬而世俗之所以不諧也君閉戶績學不識生計一卷之外無所營心夫吞舟之魚豈能自適於溝壑吾憂君之窮而不能振也又體安類放物我任情蓋古嚴棲服食之士有以此養生適性者矣未聞其能研精極深也君子之學也必沈思以求之精義以致之君識多兼通業解經意吾懼君之疎而不克入道也向者吾黨諸子其所成已可見矣而君無以自力是卓然軼乎流俗者有人而希迹古賢者終未見也豈不惜哉願足下幸鑒察勿罪

再與倪穎符書

余讀史至梁鴻之遯迹逍壤陶潛之樂志邱園當時心竊慕之而身不欲蹈之自厯風塵以來

十有四年饑寒奔走困其外榮辱得失擾其中童僕之與居冠蓋之與游力疲於浮文實衰於虛譽雖欲縱情閒曠以求旬日之娛亦無由可致然後知古人之決棄世俗者誠非過也當此之時匪惟心慕之而不置亦且身蹈之而不得矣且夫人情又烏可定乎與生俱來者情也與境俱遷者亦情也昔者孝標歸隱於東陽延之晚屏夫權要宏景求縣宰不遂乃挂冠入山此皆非無志於利祿者也猶能舍紛華以就所安況素薄榮進甘心泉石者哉其長往不返亦宜乎夫天地之所以給人者無窮而人之取給於斯世者有定故嗜好紛則學不克以有成嗜好泯則身又無以自樂以予路之賢不能忘雄心於一劍情固各有所適也余於物無好唯肆志文章溺之不倦夫縱耳目之欲者喪精極思慮之勞者損神故嘗欲稍屏棄之而終不忍暫釋然則古人之所樂者其亦如此矣嵇康之於琴劉伶之於酒非必其有所托亦所性之相近也強之以他物則不能矣余之於文章其亦嵇生之琴伯倫之酒乎別後必有心得近復何以自樂余客游多暇聊書古人之高蹈與一己之嗜好以貽子蓋亦倦而求息之意也善自愛毋多憶不宣

與楊玉峯書

使吾近日振厲神志閉戶而有以自得無索居之歎者先生也先是余遇先生於金陵心竊異之倉卒不能盡其懷余游四方先生居里中亦無由相接後余返里靜處者踰年甚苦無與談者忽從者報曰先生且至余驚喜不自禁蓋今方授徒孔鎮也自是余與先生數相過從言論

無虛日風雨不能間而寒暑未嘗輟也余素不出酬接每時至先生館舍道旁觀者竊異之余將別君期以冬月相見始吾常以里居為苦也今且心樂之不厭矣以先生在吾鎮也先生性惠氣和深於經而優於文字正而不迂與人言必誠夫義之必精學之必講文之必成經字之不可輕易則吾既得聞命矣客游不可常歲月不可忽軒冕方遠而泉石漸親先生將何以教我焉

再與魯岑書

自別足下後意緒忽忽如有所失非無酒食不足以慰我飢渴也非無弦歌不足以解我憂勞也是以泛舟大江入乎皖口休乎雷池出胸中之奇以與萬物相遭晝叅之友朋夜考之書史未始不恨吾子之不在側也鳥有去故林別儔匹而棲於叢薄者每風起則回向鳴號雖有千仞之山百尋之木嘉陰繁盛不以為樂其觸於境而發於聲者性也夫人世離別之感亦若是而已矣且人情於聚散之難忍者尚不能自遣况中心好之者乎吾之於子非真心誠好之又將口誦身法膏粱而藥石之也自吾去京師歸鄉里游吳越內肆力於典墳外溺情於山水頗有以自娛唯久與里中諸子睽阻無以辨晰疑義證明心得然偶有適意亦未嘗舍諸君子而獨樂也故吾入重山俯深谷縱心孤往窮巖壑之幽遐則思栗原馬走高原馳曠野悲歌慷慨見風沙之驟起則思石甫馬過戰場厯關塞指陳九州之險要激昂論古則思筐菽馬登層臺覽勝迹咏歌千載之成敗揮斥無前則思幼穉馬滌清流沐惠風見雲日開霽魚鳥閒適有自

得之趣則思吾子焉吾未嘗一日忘諸君與吾子也子之學識宏矣操行篤矣於昔賢其庶幾乎所不足者唯亮特之才愷惻之情耳夫才不可強而情則可以自盡者也願終勉之以進於古吾之交子也近之則見其可親遠之未見其可疎其與子言也終日不覺辭之多累日不覺意之盡栗原諸君子既不時相譔矣幸吾子在里惟煩時惠德音飾我以文繡佩我以瓊玉飲我以甘醴則吾之受賜不徒慰飢渴而辭憂勞矣方當窮居無事時行業俱未可知幸自寬毋過為高論

答胡小東比部書

初夏得吾子手札並覺生侍郎書俱已捧誦蒙足下垂念鄙陋所以惻藉者甚殷兼聞足下二子新殤甚為駭嘆既而思之子年方少壯必產英奇而此時悼惜之情固自難免愛之與痛交結於中最能傷人願勿以此過悲燕地早寒七八月間草木有蕭條之色朔風乍起人有寒態斗酒自勞莫慰言笑願足下保重弱體刑曹事繁兼之酬應子以四周之才揮之有餘然事無巨細欲其無失莫不由心亦宜節勞自愛學問之道既已從政不能復事咕嗶然處得其宜有濟於物未始非古人之學詩歌為吾子所長必能成名然在官之暇有餘力自可為之若不得間亦不必深求但使涵咏性情深於悲喜則悱惻在中無往非詩人溫厚之致異日推而行之可以惠彼羣黎慈我善類京師人物聚處友朋相與何以為歡忘勢分而厚交游商略人文含吐風雅則覺生侍郎可親識度曠遠超然塵俗之外身在軒裳而趣深山澤有嵇阮遺意則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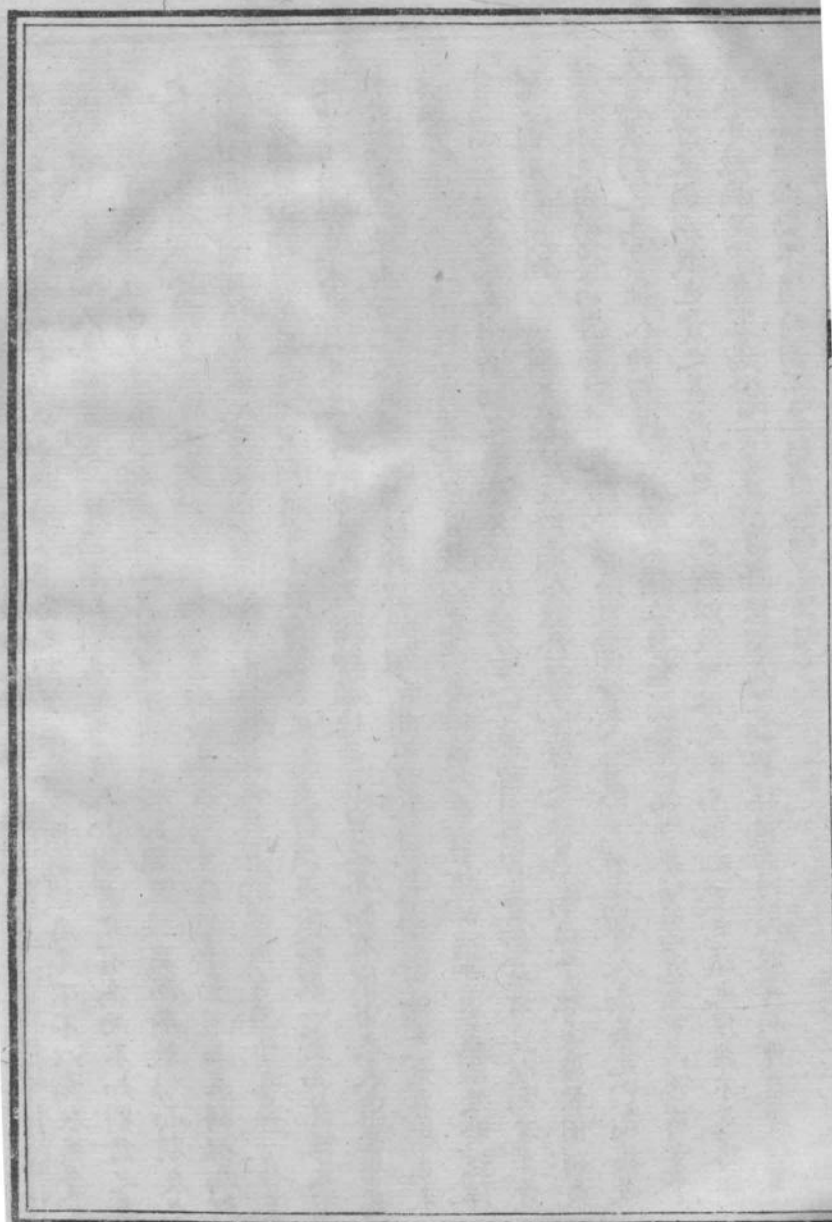
原之志可風磊落慷慨懷忠貞之性篤實而有志節則篋笈之論可聽至若論當世之畧進退千古其人不可接其言如可聞則鄙人在里雖遠猶近久遲作答時因便羽聊抒情素開頓首

與吳岳卿書

岳卿四大足下睽離踰月未奉德教思慕之隱不言自深先生氣質和易踐履淳篤如金之純不假陶鑄如玉之溫不藉雕飾豈惟性生亦學之力然至平者水風激焉乃有波濤洶涌之聲至靜者山雲出焉乃有奇譎變幻之狀蓋所積者大故蘊蓄宏深而動不可測先生學既平實而志欲宏毅或者有取乎此天下之大人人才紛出為者眾而成者寡其弊雖各不一而失於因循者為甚是以志過其才言浮於行學焉不以其序論焉不得其平於古入之道雖竊其近似而去之實遠果能知所從入利祿不移優游浸潤以會其通勇敢精進以致其力志堅而行之以專則何為弗成先生潛修多暇靜以前賢為師動以良友為輔若近有心得幸明以相告賢從子方才高藝多而功不可過雜內則六經外則諸子當擇其性之相近者終日從事則簡而易精可以適性可以養疾可以成名方君竹吾與先生時相往還聞將有冀北之行然故土可懷北園之山水竹石亦復可留為我謝方君幸有以自樂勿事遠游徐君六襄出處自如進退皆裕仕優則學聖有明訓里居無事其用功之獲益奚若必不至如開之客游廢業疲於山川倦於風雨自失良時言不盡意開頓首

與張允諧書

開白允諧足下僕志與行違動與時乖世俗之所笑而鄉里所竊譏者足下不以為狂愚愛之過甚且言於衆曰人知劉君之有才而不知劉君之有識人知劉君之有為而不知劉君之有守甚矣予之稱我也美矣過矣聞者且駭異矣足下與僕相知雖久接處不踰數旬而朋友之交深處久者或不能見及是予何所取而為斯言耶以為虛詞見許耶子素不為虛詞以為阿其所好耶子固非阿人者也意者偶有所見而未察之審耶僕學行不逮古君子之萬一吾子之言適足以增愧然夙昔所自期者亦不敢薄夫古之人有智周夷險嘯歌一室而身任天下之重者吾學焉未能竊慕其志焉古之人有潛神毓德蕭然自足不知有宇宙之大者吾學焉未能竊高其風焉古之人有寂然靜鎮粹然溫潤是非不競於懷喜愠不形諸色者吾學焉未能竊偉其度焉三者既不可幾矣於是徒以文詞自娛出入乎窮愁馳騁乎道義縱及於汪洋奇譎而無涯大之為川岳細之為塵介窮極變化之思無裨學問之實若是者可以為才乎責以事則不能應問以疑則不能決長於為人短於謀己若是者可以為識乎馳逐塵軌困踳夷途年踰三旬游倦四海而窮不自給无儋石之儲若是者可以為有為乎人為其先己為其後人為其巧己為其拙人動而得己靜而失獨立無侶強於心而弱於力若是者可以為有守乎雖然予之過稱我也愛之甚而望之深也將以破世俗之惑而排鄉里之議也僕雖不克勝亦不敢不勉焉足下亦宜蕩滌思慮茂厥實修使朋友之相知接處者得以取善而獲益勿如僕之行不逮志動不適時而不免狂愚之謂也謹白



桐城劉開方來

贈周海樵先生序

士有舉世知之不為眾一人知之不為寡者此誠可以自喻不敢以言諸人余既迂且拙雖謬為當時稱許而性不能強合今來廬陽遇海樵先生日夕過從縱言今古窮匝月之娛猶覺其促先生學行庶幾古人而於開過為譽辭君子之愛人固如是耶先生曰吾生平不妄許可所以稱子者自謂能知子也夫以太宰享飛鳥則必驚以章服衣麋鹿則必決然則世人之知我誠不敢當先生之知我又不敢辭矣然余亦自負能知先生者也故於別也不能已於言

贈萬香海序

異哉京師人眾中之有香海也其居久而窮無性也直木不可曲之以為器方柄不可強之以納鑿蓋非自今日始矣香海以磊落不羈之才絕類離羣之識而又負奇好氣不少貶屈是以所如不合而卒至於窮也余識香海於望江別十年而始遇於京師驚喜傾懷各相慰藉香海尊君荔村先生嘗官方伯矣香海少時有豪華公子之名輕財重交時異勢殊人情輒變此亦世俗之常無足異者香海寧窮忍困不輕詣夙昔交游之要人其節誠高而志亦足悲矣魯人有得赤水之珠者其寶氣異於常珠問其值曰千金居十年無售之者有貴人至聞其異使人謂之曰持珠來吾且與爾千金魯人拂然曰吾珠可就觀不可持視也貴人以為迂怪而置之

去香海之高安知世人不以為迂怪與

贈吳子方序

昔者吾黨之人才嘗盛矣以吾與栗原篋菽石甫諸君之同聚鄉里也游讌之與俱言論之與共文章道義之相與磨礪而講習是豈不足以極友朋之盛乎居數年而諸君各以事去里又未幾而阮林卒阮林才高志堅其為學勇敢精進阮林卒而同類孤吾黨之意氣為之不振矣天固奪吾阮林而將益吾以幼樵也幼樵歸自京師遇余於皖城旅舍為竟夕之談連旬之歡而未盡其中之所蓄其後吾來京師於栗原坐次得小東馬吾歸鄉里於邂逅之頃得魯岑馬吾訪理庵先生於深言之下得子方馬馳驟人物出入天淵雄辭奇語凌厲無前氣吞羣岳志高時賢此幼樵之長也沈潛理義入其奧府珮玉而趨不失步伍此魯岑之長也志欲希古學能研深好善不倦接物以誠此子方之長也雖處喧競不易素懷規員矩方通變之才此小東之長也之數子者皆有志向道者也皆後栗原篋菽諸君而起者也然其奇氣迅發識解超絕拔出儔類吾黨之人才於此復盛矣吾交子方為最久子方在里中與吾相見不過五六日而胸中之奇已鬱勃怒出不可遏抑他日之樹立於斯世者且不可量豈徒文學炳耀身名俱顯為交游之榮已哉

贈陸子愉序

自吾游江右之次年始獲交陸君子愉交半年而遽別別四年而復遇於江右遂相與商畧今

古錯綜人物探幽微抉奧行剖疑似之未明者各證所聞歸於至當於是江右士大夫多與余有舊聞余之來而欲道故者爭相待矣余一再至輒輟唯於子愉一日不見則思見則旦以繼夕未嘗倦或意本他往足已造君余亦不自知其故也豈非以去聖久遠人材雜出奇氣異能多聞博辨及一術一藝之名於世者所在不乏未聞於先王之道聖人之術稍能窺其崖略獨子愉抗志古先精思遠索不以飢寒寂寞易其素向而又放浪於浩博無涯之書肆意於奇譎個儻之文以激盪其志氣且又不背乎道是誠可與論古可與共學世俗或屏謝弗稱而吾夙夜所亟求而不得者即充之以理義澤之以詩書優游之以歲月專其力而守之不遷吾未能測其所至也余既以見君為喜而復以將別為憂感數年聚散之不常而冀君學之有成也於是乎言

贈龔若士檢討序

京師為才俊飛騰之地公卿大夫之所聚四方冠蓋之所趨文士碩儒山人羽客之所嚮往各炫厥長馳騁形勢雷動雲合聲發響應處其際者類多比辭合采飾容止弋聲譽窮智畢力以爭進取而憤時矯異者則又屏棄人事絕施報離羣特立以名高故人才莫盛於斯亦莫難於斯龔君若士以弱冠入詞館性寡交游惡奔競亦不欲離羣絕物居間則取遺經及賢人之傳說端坐而誦習之沈潛反復含其英而味其旨意有所獲不求人知人皆善動君獨守之以靜人皆務華君獨固之以實率是而行庶幾其專一不雜而可近於道乎惜乎吾遇君之晚也至

平而至奇至難而至易者聖人之術也入而求焉無在不適於用得其毫末器識固已異矣是故志莫貴乎篤力莫貴乎堅苟誠思之未有不通苟誠為之未有不成石之穿也由於一滴之溜江之盛也由於濫觴之泉龔君識既英敏日進不懈如是而加之意博而取之精而索之得而據之優游以博其趣涵泳以得其天將必有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己者其視世之爭進取者得失固何如也余來京師自公卿大夫以及文士碩儒山人羽客莫不與交而四方冠蓋之來者亦時相接處獨樂聞君之言以為有志於道而可以匡所不逮然則今日之遇君又何晚之有哉惜乎吾將別君而去也

贈左筐菽序

始余不知年少聚處之樂也今雖念之亦無及矣余交筐菽十有四年傾蓋之始歡聚累月其後離合之迹不可勝紀而筐菽以忠信直諒為同輩推許尤長史事於成敗治亂洞如指掌當時士大夫頗有知筐菽者而不能極其貧良可嘆也噫古義之難行久矣鼓瑟於吹竽者之門則掩耳而不欲聽筐菽雖欲不窮得乎憶乙亥之春余與筐菽栗原同詣城西黃將軍祠時天寒雪甚相與呼號痛飲放論人物上下今古一縱一橫戶外聞者莫不驚以為異酒酣興發則步出高臺遙瞻遠矚激昂慷慨想見靖南侯之風烈自斯一別忽已三年不獨夙昔傾蓋之歡邈乎莫追即城西之遊已為陳迹余既潦倒無聊而君之興聞亦減矣身家之累足以困人如此哉以筐菽沈毅之姿英鷺之氣而亦不能免然則賢者致慨於交謫子路致傷於缺養豈欺